

小小说

背 影

一到冬天的北方农村，那赌风是伴着西北风来的，人闲了啊。许多在外打工大半年的男人鼓着腰包回来了，他们总是把钱交给女人，然后女人又把少量的钱给男人。要男人出去“玩”。女人把这看作是对男人的一种补偿，这“补偿”的意义不亚于女人的另一种补偿。在她们心里，男人就是在家输一百，也比在外头给野女人花十元强。当然，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女人们在农闲也会“小来小去”“玩一把”的。女人不把这看作赌，派出所所长杨冠也不把这看作赌。但临近春节的一个来自马家沟的举报电话，杨冠不行动是不行了。

也简单，夜半时分，贼一样悄无声息的警车一阵飞驰后停在村头，几个警察闯进了这家灯光刺眼、烟气浓浓的小卖店-----屋里人还没等反应过来，都已经一个个“爬”进了摄像机。钞票当场没收，抖着记事本的杨冠临走丢下一句：“凡是刚才记在这上面的，明天带足钱来派出所接受罚款。”

第二天，杨冠上班比往日早了半小时，然后包拯那样沉脸端坐在办公桌后。他知道，天还不亮就有人在派出所院外等候了。警员小陆看了所长一眼，开始一个个传唤参赌人进屋，小姜做好了记录准备。第一个进来的

是小卖店女掌柜，她属于“窝点”，挨罚自然首当其冲。这个往日肯定是个笑响半个天的女人，今日却愁眉苦脸，腮上也挂着泪痕，一副爹死娘亡的表情。杨冠知道女人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害怕，是疼钱。他开出一张罚单，也许是她的小卖店的半年或者一年的利润。而他接着要处罚的人何尝不是——尤其临近春节，他罚不了的是他们买鞭炮钱、酒钱、肉钱或是给晚辈们的压岁钱。钱数虽然不是很大，但让他们心里懊糟着过年。农村人都很迷信的：开年懊糟预示着一整年都不顺。小陆开始了讯问：

“你老实交代，整个一个冬天你收了多少头钱？”

“啊，警察同志，你可冤死我了。哪有什么头钱，我只是挣麻将机台费。他们玩一天我收20元。”

“玩？这是赌博你知道吗？犯法的。”

“我知道。一元钱也是赌。他们有时一天输赢小百来元呢。那天，三毛子输了一百二，他媳妇跟他恼了。噢，我想起了，肯定是三毛子媳妇告的……”

“住嘴！说什么呢？”

这时，一句话还没说的杨冠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号码是吴医生，赶紧走

进里间。等他出来的时候，对小陆小声说：“你先别传唤梁九，传别人。”话音未落，手机又响了。杨冠瞅着手机显示出来的号码，不得不又走进里间去。打电话的黄副乡长，被传唤的人中有他的妻侄。黄副乡长的面子他是必须给的，因他由副所升任正所黄副乡长在“战友”那里是给说了话的。而刚才的吴医生，是延续了母亲生命的恩人。不就是又少罚一个人吗。

不过要有点“手脚”的，被说情的人也要传唤进来，训斥一顿，“开出”罚单；当然要叮嘱一番：“如你出去不能保密，就甭想下次的美事了！

“有人”的人唯唯诺诺。其实杨冠心里清楚，他们回去非但不会保密，还要炫耀的！这也没办法。

“没人”的当然照章处罚。最后轮到一个叫王友的。门开，王友进来，杨冠不知怎么觉得这个人很面熟……

微垂着头的王友老老实实站在那儿，小陆按部就班询问：

“姓名。”
“王友。”
“年龄。”
“四十八。”
“参赌多少次了？”
“记不太好了，反正没事就去玩一把。”

“玩？是赌博知道吗？赌博是犯法的。”

“知道。要不——就来接受罚款了。”

杨冠突然插话：“王友，你们弟兄几个？”

王友愣一下才反应过来：“杨所，你是让我举报我弟弟？他不在农村，在外头。”

杨冠问：“你弟弟叫什么？”

王友嘴角突然挤出一丝狡黠的笑：“杨所，我可以不回答吗？”

杨冠点点头。
交完罚款王友往外走，走到门口杨冠又把 he 叫回来，又说，你走吧，走吧。门关上了，杨冠还盯着门口发呆，似乎那王友的背影还在。

喧闹了大半个上午的屋子终于静下来，当小陆要合上记事本时，却听杨冠说：“等等。”说完杨冠摸出自己的钱包，小姜笑了：“怎么，所长，你也要交罚款？”杨冠说：“正是。”

杨冠交了梁九和黄副乡长妻侄的罚款。杨冠的钱包被掏瘪了，连一元票用了才够。小陆轻声说：“所长连给车加油的钱都没有了。”杨冠朝他瞪眼：“饿死我的车是你的责任，你不会给我加点油啊！”

几个人都笑了。但小陆小姜都不敢问：“所长你为啥这样？”

当所长室只剩杨冠一个人的时候，他摘掉了箍得紧崩崩的大盖帽。那汗水哗一下就淌了下来——他妈的，不说我就看不出来吗，那个王友，是他的顶头上司——公安局局长王升的哥。

致敬祖国

（组诗）

■山东 蔡同伟

我和祖国

您是蓝天我是飞鸽
您是碧海我是浪波
您是慈母我是儿女
您是沃土我是花朵

您是我骨子的血
您是我心灵的歌
您是我人生的根基
您是我精神的依托

爱您山水的秀美
爱您疆土的辽阔
爱您古老的文明
爱您奋进的气魄

爱您是不变的信念
爱您是我永远的承诺
爱您不仅是誓言
更要为您增光添色

真诚地爱您哟
最最亲爱的祖国
为了你的繁荣强盛
我愿奉献毕生光热

国旗

血色的经纬
编织着亿万人民
共同的信仰

猎猎的飘扬
鼓舞着华夏儿女
斗志的激昂

五星的光芒
辉映着神州大地
繁荣的景象

瑰丽的色彩
镀亮了中华民族
坚挺的脊梁

国歌

音乐的火炬
火焰赤烈 熊熊腾起
点燃华夏儿女
旺盛的志气

旋律的血液
滚烫神州大地
化作中华梦圆
不竭的动力



唱支山歌给党听 摄影 赵国君

小小说

冻不死的暖河

■犁夫

计。它寻找着机会，但希望渺茫。
“咔嚓”一声，母狼的心瞬间收紧，它以为是狼崽从树上跌落，定睛一看，是一棵黑松被风摇断。此刻，母狼更加绝望。

母狼有些悔恨，在出去觅食的时间内，公狼被杀，狼窝被掏，狼崽被挂在树上，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灾难！绝境！母狼呲着牙，摇着一截枯枝，咯咯作响，鲜红的血，顺着嘴角滴落。

它不能束手待毙，它要拼死一搏，要救出狼崽，要杀死猎人，复仇的火焰烧得母狼不能自己，它的毛发瞬

间陡立，充血的眼睛与皑皑的白雪，辉映着森森可怖的气氛。

此时，猎枪正悄悄地探出头来，缺口，准星，闭着的一只眼睛，还有手指慢慢收紧的扳机。

就在这关键的一瞬，一阵旋风刮来，直搅的天昏地暗，母狼倚着的黑松，瞬间断裂。

目标消失了。猎人的眼里，是白茫的一片。两只眼睛重新回到眼前的视野里，但，什么也不见了，母狼神秘地消失了！

就在猎人再次举枪搜寻目标时，



母亲随笔

■杨学丽

老了，择一方山水，草屋三间，馥芳几朵，晨起，赶鸭鹅去门前的小河畅游，日落炊烟袅袅，与那个相伴到老的人手执折扇，把酒话桑麻。

忽然之间，就很向往母亲的菜园。母亲的菜园盛夏时节，绿意盎然，豆角、芹菜、黄瓜、韭菜、萝卜……一应俱全。在母亲精心的侍弄下，长得水灵而明媚，总会引得人驻足赏悦一番。

母亲爱花，所以在长势蔚为壮观的菜畦之间，总会见缝插针地种上各种我小时候就熟悉的那些朴素却惊艳的花儿：有花瓣层层叠叠盛开如圆球的姜丝腊，有高挑灿若牡丹的蜀葵，还有我自小就十分喜爱的姿色妍丽的“十样景”，置身于花香四溢，苍翠欲流的菜园里，看着体态轻盈的白蝶，在花朵之间穿梭飞舞，还时不时地吸引大黄蜂前来凑趣，嗡嗡声很像是美妙的吉他弦在拨弄，这仿若梦境的菜园，仿佛把人间最美好的景致都尽入囊中，那份惬意就从心里荡漾开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母亲的菜园在她双手的培育中，芬芳自来，浓淡相宜。

从前的旧时光，就像发黄的黑白照片，影像着母亲的柔慈。在地里劳动完，回到家里，母亲时常顶着大中午的太阳，窝在高高的豆角架下，摘豆角。片刻的功夫，就会摘满一柳条筐。然后掐掉豆角两边的丝络，用清水冲洗几遍。从房后的粮仓里拿出一块吊在房梁上的腌肉。每年的杀猪季，母亲都会挑出几块猪肉，抹上厚厚的大青盐，拴在仓房的梁上，风干，为的就是来年夏天熬豆角吃。母亲称之为“腊肉”，说豆角吃油，只有“腊肉”熬出的豆角才会香。

瘦弱的母亲，皮肤白皙，无论怎样早出晚归的去地里劳作，都会让太阳的毒辣胆怯。但是母亲极爱出汗，所以在母亲收获一筐的豆角之际，在灶子的柴火“哗啦”脆响之际，汗水就会像小溪一样从她额间顺着脸庞流淌，母亲就会随意的捏起衣角擦拭……经年累月，年岁渐长，记忆斑驳疏离，唯独母亲拭汗的一幕最为清晰和耀眼。

母亲的汗水在大铁锅里的腊肉翻炒的过程中，也会滲渗渗出，那时我就想母亲的腊肉豆角味道特别，或许是因为里面掺入了母亲的汗香吧！母亲用腊肉炆锅的时候，仅多放一勺自制的面酱，放一些葱花，一点酱油调味，然后在“滋啦”一声响后，清澈的井水就倒入锅中，腊肉炼制出的一层酱紫色的油漂浮在水上面。待水烧开后，翻着滚滚的浪花，母亲就依次放进豆角。母亲说，豆

角不能一下子都放进去，要烧开水，分两次放，这样熬出的豆角鲜绿，还好吃。一般的情况下，母亲豆角上面蒸一屉馒头或者莜面鱼子。

待豆角出锅的时候，汤汁浓得也差不多了，和豆角持平，上面还“滋滋”地冒着油花。小时候吃不惯那种腊肉怪怪的味道，但是豆角实在是很香，也就忽略了那股怪味道。母亲深知我喜爱吃肉皮，所以总会把腊肉的肉皮放进我碗里，不像现在超市里的肉皮那么软嫩，但很有嚼劲儿，油汪汪的很香。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里有了冰柜，我把自己淘汰掉的单开门冰箱又送给了母亲，所以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种新鲜肉食，那古老的“腊肉”就默默地退出了它的历史。

风靡了一阵现代的时尚和文明后，与人谈起，忆及往昔，还是特别回味母亲的“腊肉炖豆角”，是真香啊！母亲用自己笨拙的方式腌渍的“腊肉”，用料就是一把盐，不像现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那种四川腊肉，用秘方腌制，在制作的方法上有诸多讲究，就连通风的条件，温度，还有环境都有要求。但母亲用老长辈们传下来的最简单的那种腌制，却给我做出了一顿不亚于饕餮盛宴般的奢侈美味。曾经按捺不住肚中馋虫的撺掇，尝试着去做，但总觉得味道索然，后来也就释然了，因为母亲的味道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无法复制的。

前几日母亲在姐姐家打电话过来，开篇总会问我干嘛呢？我就如数家珍般把自己的一些细琐告诉她，然后问她还有钱吗？够花吗？母亲就会特别豪气地说，钱多了，衣服也多了，不让我再通过给嫂子转账，嫂子再给她换成现金。我爱给母亲买衣服，每次买给她，我听到的都是她一顿奚落，说我乱花钱，日子本来就紧巴……我就理直气壮地驳回她的申诉：再紧巴，也有你花的……我一向有意或者无意美化自己的强大，这样她才会像个孩子般畅怀而笑。母亲笑，就是我的幸福。

少时无法理解，也无法体恤母亲的辛苦。现在懂了，母亲却老了。记得那日刘先生对我说，母亲越来越老了，说不准哪天就会……听罢我瞬间就哭了，并疾言厉色地驳斥他，说他胡说，乱说！其实我明明知道刘先生说得就是事实，只是我自欺欺人，不愿意去正视和承认罢了。

很想很想母亲！母亲说等疫情过去，她就会从姐姐家到我这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也在盼，盼着疫情的阴霾尽快消散，我就会与母亲促膝而谈，会与母亲同塌而眠……



食狼肉，剥狼皮，抓狼崽！

但在此时，逆转了！自己的娃娃，成了母狼的人质！

猎人高喊，你这畜生，放了孩子，有种和我来！

话刚落地，孩子凄惨的叫声就传了过来，母狼对准娃娃的大腿就是狠狠的一口！

僵持着，对峙着。

天完全黑了。

第二天，当人们发现猎人的时候，他端着枪已经成为了雪雕。他的周围，是两个倒挂的狼崽，像结出来的雪葫芦。而对面，是张着嘴的母狼和娃娃，母狼的爪子还紧紧地抱着娃娃，厚厚的狼毛，包裹着娃娃的身体。母狼目光慈祥，像是对娃娃说些什么。

直到娃娃啼哭，人们才转过身来，发现娃娃还有一口气。

山谷深处，是一条暖河，虽然是寒冬，但河流却没有冻死，溪流冒着热气，缓缓地流着。偶尔，苍鹰在天空发出一两声沙哑的叫声。